北史

一四

列傳第二十八　北史四十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監國為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禮後參

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万斛幷攻戰器械於是軍須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沈抑乃表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

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為政之所先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万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餧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寔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

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卒官遺敕

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
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
燕郡公謚曰康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祕書中
散卒贈漁陽太守子子熙字元雍少自脩整頗有學識爲
清河王懌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
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
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
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乂害懌乂不得葬子熙
爲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還葬誓以
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乂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

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靈檦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懌之寃極言元乂劉騰誣罔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乂死尋脩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爲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介朱榮之禽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爲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介朱榮聞

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冊勳封歷城縣子天平初爲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婦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與宗弟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徧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介如歸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

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伏惟陛下損之又損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銜橛之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

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崖以有待之形役無崖之智殆矣此愚目所不安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亂自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

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

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寔自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寔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廝豎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

專業定則不偏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万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令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

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官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官塗得與膏粱華望接閈連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人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

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禄不輕土木被綺羅僕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寠乏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衛内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帝善之孝文曽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程靈虬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短淺比於

崔光實爲隆渥然自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楊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自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帝嘗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校量之李沖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

欲爲膏粱兒弟爲欲益政贊時帝曰俱然爲人沖曰若欲
爲人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
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
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沖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
帝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耳沖謂諸卿士曰適欲
請救諸賢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
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
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惟新
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令之子
必爲秘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帝曰卿何不論

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賊襲賊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征以顯宗爲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勳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

平以顯宗爲鎭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頌自矜
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
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
效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
以申憤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
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
事流涼州祖父肇呂光人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
師事劉延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
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

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爲不然夫
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
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冲眞喪延明曰卿年尚幼言
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
延五年涼州平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爲
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
直筆請留之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
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
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
望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

王璉求納女於掖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持節如
高麗迎女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旣而伐之
由行人具其夷嶮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
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
駿從者酒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祕
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
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
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
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
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

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又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侍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

憲所作文章自有集録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脩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已來

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録爲春秋體遺落
時事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爲記傳表志之
目焉彪又表上封事七條曰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
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
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
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夫
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
其妨男業害女工者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令之
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
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有飢人今

三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蓋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目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家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

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道在於師傅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非唯予之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詔

導太子詔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事幸甚矣其三曰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畒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君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令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

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賦貲雜物餘財
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
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
目又聞前代明王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
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
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
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漢
制舊斷獄報重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
歲旱論者以不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
卿尚書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

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爲春十三
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
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
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
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之典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
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
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
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
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
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室而請

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寬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搒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

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安可陳聲言於朝且恐万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即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

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目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傜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令

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目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日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詔曰彪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勸奬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

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
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向辭樂者卿或未
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
月晦朝日始除縗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
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
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
德報於殷漢之閒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不
終三年彪曰万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
異三年而限同一朞可謂失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
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

於冢宰万機何慮於曠彪曰五帝之目目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目智等故共理機務王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齊王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荅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悵然曰清都可介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諤後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

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羣
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
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
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
聲色殊無降下之心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
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
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
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
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
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

廷尉獄沖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臣雖下愚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閹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

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
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
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
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目
遂心疑有濫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
爲目𥬇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
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
臣與任城卑躬曲己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
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
臣列無證宜放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

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心爲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爲卿自取彪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皁之下不應遠黷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

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宣武踐阼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脩史官之事肅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名儒博達之士以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尒雅志正尒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

周旋不敢失墜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眞穗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述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然先皇之茂勲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虞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恊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

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由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爕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度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日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與四時竝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

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今尒休矣而典謩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

毗北平陽至河間邢産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並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虯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強欲為知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准晉史

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静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録庶不為飽食終日耳近則朞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藴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禄頻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宣武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為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強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甞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通直

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史謚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表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為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

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
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爲
雍州彪詣澄爲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啓得爲列曹行參
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
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
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
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
聞其名召爲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
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孝文所責及
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爲比丘

𢀩通習經義法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在著績桓叔
興外叛南荊荒毀領軍元叉舉其才任撫道廾擢為南荊州
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志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南荊州屬
尒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
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為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
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
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
應對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寀請以昶
為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

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謂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内史下大夫進爵爲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録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淸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

公唐瑾等並爲納言尋進爵爲公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
州遇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
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
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
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
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
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
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將軍
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

勃海脩縣道悅少爲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後爲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曽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綰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寔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爲王爵下

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悅表諫以為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損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謚曰貞侯宣武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顯族弟敬猷有

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道悅長兄蒿字崐崘魏郡太守蒿弟雙清河太守坐贓貨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錄尚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爲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徽爲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謚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經史

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
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
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
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
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從許赤彪假
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
所陳亦爲孝文知賞宣武踐阼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
中尉琛表曰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
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人而弗禁通
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

今取之有時斯所謂鄣護在公吏所以為人守之耳今者天為黔首生鹽國為黔首鄣護假獲其利猶是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每觀上古愛人之迹時讀中華驟税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税大魏宏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

城王緦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己彼我理一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識者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宜依前式

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人亦世或不同甄
琛之表寔所謂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爲禁
豪强之制也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
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趙
脩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
别駕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
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
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與黄門郎李憑以
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冒
拜官諸賔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

雖以言戲巒變色衘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録尚書事北
海王詳等奏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
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脩侵公害私朝野切齒
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
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禄虧先皇之選
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
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
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已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
於茲甚矣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寔為叨越雖
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

脩是親是仗緇黜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奬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始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內手種松柏隆冬負擔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

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
入廁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琛欽
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爲朐山戍主昕死家屬入洛有
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昕女爲妻婚日詔給廚費琛所好悅
宣武時調戲之遷河南尹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國家居
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
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
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
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
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

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宜是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尒請少高里尉

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聳勸可清
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
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
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
故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遷涼
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處之於內久之爲吏部尚書
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爲少傅臣爲
少保今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
時爲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爲僕射死贈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適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師

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既至鄉衣錦晝游大爲稱
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勸相
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
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
詔給東園祕器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
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号者功
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
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
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丞中正移言公

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令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令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号論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

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
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人曰孝宜
謚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
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仍踵前來之失者
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
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
有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
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
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
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位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

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敕懷寬放懷固執之久乃特旨出侃自此沈廢卒家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更吏事琛啓除祕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在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戶脩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爲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

走收三州人中麤暴者殺之以威外賊賊及刺史元固大
都督揚津等至㨿乃還遂家後脩禮等忿㨿屠害北人遂掘
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後齊
文襄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
刺史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
貪競乾没榮寵曾爲鳳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
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没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
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
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
全鄴勲賞安市縣子孝靜初爲衛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

出爲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諡曰靖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涼州刺史諡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効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纂從身元賓位奉朝請及外生高昂貴達啓贈瀛州刺史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

北海之劇縣父法昇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從平城與將少游爲雲中兵户窘困無所不爲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爲高陽王雍傅稍爲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略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怒死徙平州行留

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兎將獻託聰爲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比從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刋銘射所聰爲之詞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

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啓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爲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眞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出爲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歳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綏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明帝踐阼以其素

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廢于家斷絶人事唯脩營園果世稱高聰妻以爲珍異又唯以聲色自娛後拜光祿大夫卒靈太后聞其士嗟愰良久贈青州刺史論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適他人並令燒指呑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長子雲字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陰遇害贈兗州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録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

榮遇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為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謇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列傳第二十八　　北史四十

列傳第二十九　北史四十一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遁 逸 謐 謐弟愔 燕子獻

楊敷 子素 孫玄感 素弟約 約從叔异 敷叔父寬 寬子文思 紀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脩飭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致克獲

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假前
將軍從至鍾離師廻詔播爲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
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
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
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沔水
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内
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
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心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
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
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爲伯後爲

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爲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俔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俔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俔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俔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爲録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内應邃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舊城若耳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

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荅之云無脩
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集兵遣移虛構是
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
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
無人也遂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
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
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承業乃奏侃爲統軍後雍州刺史
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爲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
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
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鬭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

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録請爲明公
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於栢農北度便
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
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
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
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
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建義初
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
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
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

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尒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屠榮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尒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

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尒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尒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亂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陁襲播弟椿

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寛謹爲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

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

一舉而平乃縱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户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欲悦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

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不宜
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
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
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
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
八十四人椿在州因脩黒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
爲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爲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
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寳夤代爲刺史
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寳夤賞罰云爲不

依常憲恐有異心旦還面啓明帝及靈太后竝不納及寶
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謗
建義元年為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
元顥入洛椿子昱為顥禽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
子遁竝從駕河內為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
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
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詔
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
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
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為

元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
欷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
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
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絶祿卹
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
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
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
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
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與生求利又不
聽與勢家作昏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

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鬬者

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
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
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
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貴及二聖間言
語終不敢輒尒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
徽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
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
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
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
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禄大夫儀同開府

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之
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
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
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
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
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憍
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
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
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
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為尒朱天光所

害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

子昱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

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
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
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
止宜令翼從自此以來輕尒出入進無二傅導引之美退
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
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為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
非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
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
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
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叉靈太后令召叉夫妻

泣而責之叉深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叉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叉又構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叉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叉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叉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

與同希乂旨就郡鎖昱赴鄴因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後賊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内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遅疑不赴昱曰君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逃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兄椿爲雍州徵昱除吏部郎中及蕭寳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

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群議還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爲吳

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
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前官尒朱榮之死昱
爲東道行臺拒尒朱仲遠會尒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
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
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率謀報尒朱氏微服入洛爲
尒朱世隆所殺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穎弟順字延和
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封三門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
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子辯字僧達
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爵恒
農伯在郡有能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

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幼而雋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順弟津

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閣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

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
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
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
爲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宣武
遊於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
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
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
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
倦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
驲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

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巳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

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
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旣乘勝士
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
元固稱賊旣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刃欲斬門
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
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
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
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
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
時賊帥鮮于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

閤津脩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幷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寤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閒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旣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

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與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為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埽灑宮掖

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使津以本官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尒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尒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遁

遒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遒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遒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

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万詔聽貸五万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万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尒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諡曰貞逸弟謐字遵和歷員

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恒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衛將軍在晉陽為尒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兖州
刺史謚第愔事列于後津弟暐字延季弘厚頗有文學位
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儀
同三司雍州刺史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
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
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閒往往幃幔隔障為
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
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
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

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尒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

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
長皆遇禍籍没其家節閔惋悵久之
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
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
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
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
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
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
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
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

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

幾洛周滅又没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詐
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爲信然
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
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
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止之
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
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卲隱於嵩山及
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
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寛者求義從
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

鄴過楊寛家爲寛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賛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寛村寛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

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
愔及崔㥄出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
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
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
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内贈太師太傅丞相大
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
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
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万人是日隆
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
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

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門温湯療疾郭季
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
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
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跡又潜之光州因東入
田横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
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猗賫書慰喻仍遣光州
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悦除太原公開
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黄
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碻磝州
內有愔家舊佛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

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

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温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為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晉之用人殆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為意其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

士深士琛自言愔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王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内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

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惜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侍
中燕子獻黄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竝以二王威望
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
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
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
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
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惜先自表解其
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
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
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

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
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
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李昌儀者北豫
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
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
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
王為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寮愔
等並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
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為忽有此慮長
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

相知并與諸勳貴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
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
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
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
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
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
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
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
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
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

塼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彦等欲擅朝
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
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
斛律金等惜獻皇帝業共執遵彦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
輒之失罪合万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
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
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
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
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
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

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秃羖䍽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尒腦又曰阿麽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愔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麽姑愔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

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
各没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
彥深代揔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
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惜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
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万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朝大
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
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見之大悅神武舊養
韓長鸞姑爲女是爲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
時官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

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禽之子獻嘆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爲太原公東閤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將楊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追

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楊敷字文衍播族孫也高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諡曰簡曾祖恩河間太守祖鈞博學彊識頗有幹用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進封臨貞縣伯諡曰恭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彊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孝閔踐阼進爵為侯天和中為汾州刺史進爵為公齊將段孝先率眾來

寇城陷見禽齊人方任用之數不為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子素

素字勣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勣道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晤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淮廣復三州刺史諡曰忠

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為詔下筆
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
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
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
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
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
至憲懼宵遁為齊兵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
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從王
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
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即位襲

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譙南及隋文帝爲丞相素深自結納帝甚器之以爲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應迥素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以弟岳爲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万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

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豪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内史呂仲肅屯歧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

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荊州揔管進爵郢國公眞食長壽縣千户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奬為清河郡公賜物万段粟万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

拜納言轉内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為亂以素為行軍
摠管討之帝命平定曰男子悉斬女婦賞征人在陣免者
從賊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舟師
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
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
錫賊帥葉晧又平之吳郡沈玄懀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
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懀勢迫走投南沙賊
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禽孟孫玄懀黜歙賊
帥沈雪沈能據栅自固又攻拔之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
揚州刺史吳州摠管五原公元契鎮會稽以其兵盛而降

之智慧盡屠其衆契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
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
餘姚汎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賊帥汪文進自稱
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
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
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
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
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爲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
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自
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奄至國慶遑

遂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為亡命號曰游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餅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内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

令素監營仁壽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宫
側時聞鬼哭及宫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
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
宫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宫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
乃解於是賜錢百万綿絹三千段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
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揔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
段黄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
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
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
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万至素奮擊大破達頭被重創而

遁衆號哭而去優詔賜縑二万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
位大將軍玄奬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乗機赴敵
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寛貸每
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
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
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
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
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録至於佗將雖大
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
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畢躬交素及爲

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
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中
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
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
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
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
賞物二万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
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
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
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

賑出師禽翦凶魁克平鋭鄭頻承廟筭揚旍江表每稟戎
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
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從橫語武
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
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素經紀然葬事依
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
使幽明俱泰永保無窮以為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
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
遂得神皐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
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

義康郡公邑万户子子孫孫承襲不絶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万匹米万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弃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冑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為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搆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万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

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
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
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
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
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万以
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
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
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録事
狀以報太子宮人濳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
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

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
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
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并力拒
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
聃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
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揔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
時晋絳吕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
遣趙子開擁衆十餘万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
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
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

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
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退保并
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
賫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
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
同三司賚物五万段羅綺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
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師餘官
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眞食二
千五百戶其年病薨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
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

給轀輬車班劒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頴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愼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磑田

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毋謂所親曰此兒不癡
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
位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
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
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纖介必
知吏人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拜
鴻臚卿襲爵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
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曰甚內
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

至達升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羣臣曰將門有將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不時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

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男夫於是取颿布為牟甲署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為名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為衞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内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戶部尚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脩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度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万子蓋令河南賛務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有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巨万金至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為天下解倒縣

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恍詣轅門請自効者日數千及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乂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人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營人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躭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塡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江淮

之間則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不順人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咸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人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然言無所具遂進逼東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万度瀍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没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巳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

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莫不震慴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曉兵事若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

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拒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
兵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直入關中開
永豐倉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
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
西圖關中宣言巳破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
弘農宮父老遮説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
進可絶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三
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盤豆布陣亘五十
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大敗
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閒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

之皆懼而返走至葭蘆戍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
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
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
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為義陽太守將
歸玄感為郡丞周旋王所殺玄縱弟万石自帝所逃歸至
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万石弟仁
行官至朝議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
為梟氏詔可之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
進亦舉兵應之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後以衆歸
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

從晉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
本官賜物三千段元淑性踈誕不事產業家徒壁立後授
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
仕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請
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
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
勤元淑再三來宴樂更後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之元淑
致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為富人從楊
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潁川太守並有威
惠入為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交遼東之役領將軍

典宿衛加光禄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
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雋所逃歸路經臨渝元
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
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
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元進餘杭人少好任俠爲州里所
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屬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
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句
月衆至數万將度江而玄感敗吴郡朱爕晉陵管崇亦舉
兵有衆七万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吴郡稱爲天子以爕
崇俱爲僕射署百官帝令將軍吐万緒光禄大夫魚俱羅

討焉爲緒所敗朱燮戰死俄而緒俱羅竝得罪江都郡丞
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
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
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進遣兵人
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遇反風火轉元進衆
懼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俱爲世充所殺世充坑
其衆於黃亭澗死者三万人其後董道沖沈法興李子通
等竝秉此而起素母弟約

約字惠伯童兒時甞登樹墜地爲杳傷由是竟爲宦者性
如沈靜內多譎詐好學彊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先籌於

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
文帝受禪歷位長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
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乃用張
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
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
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
年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
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
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
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

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
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
喜乃撫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余約知其計行復
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
惟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
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
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
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封脩武公進位大將軍及帝
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
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

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大夫及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穆字紹叔暄弟也仕魏華州别駕孝武末弟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終于并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穆弟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慧表夏安之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

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謚靜
子昇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齓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
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
閉户讀書數年之閒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卒都郡太守
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爲侯隋文帝
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
鎭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揔管長史尋
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爲吳
州揔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鎭揚州詔令昇每歲一與王
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子虔遜

寬字蒙仁儉弟也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効乃授高闕戍主既而蠕蠕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帝詔鈞衞送寬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蠕蠕後討六鎮賊破寬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暱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為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

可奪志況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
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
出居河內天穆懼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皐會兵
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皐令寬與介朱兆為後拒尋以衆
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
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荅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
當為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
知其必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孝
莊於大行仍為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為
顥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不荅

乂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潁欲相見不寬答僕兄旣力屈凶
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天穆聞之自此彌敬孝
莊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尒朱榮被誅
其從弟世澄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使持節大都督
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
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尒朱兆
陷洛陽因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皐奔梁至建鄴
聞莊帝弒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而禮送還孝武初
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
宿衛以寬爲閤內大都督專揔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

尚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大統初遷太子太傅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廢帝初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周明帝初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寛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寛性通敏有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機不恊案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揔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陜虞上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文恩

文恩字溫仁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

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恩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塼井在陣禽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寛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揔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後爲魏州刺史甚

有慧政及去職吏人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户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禄大夫從幸江都宫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户部尚書位右光禄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紀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揔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文帝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黄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遷

荆州揔管卒謚曰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愼行爲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惜雅道風流早同摽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衞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福朝廷之釁旣已仗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

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儻不羈兼文武之資負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祅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兇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寔乃素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志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

不亦甚乎約外示温柔内懐狡筭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不亦宜哉寛閒闗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恩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列傳第二十九　北史四十一



方洽周益　周　之晃　孫　粹然　校正